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4nB137

趙州和尚語錄

唐 從諗說　文遠記　大參重校

明聲重刻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  - 重刻趙州祖師語錄序
    - 趙王與師作真讚
    - 哭趙州和尚二首
    - 助刻姓氏
  - 語錄
  - 偈頌
    - 十二時歌
    - 見起塔乃有頌
    - 因見諸方見解異途乃有頌呵
    - 因魚鼓有頌
    - 因蓮花有頌
  - 趙州真際禪師行狀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重刻趙州祖師語錄序

聞夫破家散宅，於十八上而善舞太阿；縱賓奪主，於賢聖前而逢場作戲：一物不將來，便教放下著；不起一念時，向道須彌山。每拈一莖草而喚作丈六金身；口惟一個齒而盡知世間滋味。鎮州蘿蔔，諸方謾云即是師承；青州布衫，學者休向言中取的。一個老實頭，殺活臨機，頓超他動棒用喝；三寸綿軟舌，縱橫自在，何嘗用怪語奇言。其猶水上按葫蘆，垂手東捺西捺；室中懸寶鏡，任教凡來聖來。拈提向上宗乘，念佛則漱口三日；善解拖泥帶水，(隨問而隨)答有無。南泉真子、馬祖的孫，其惟此老一人而已矣。其垂跡也，滕蚼入口而糠食自安；轉現報也，明珠出海而二王供養，如此則寧非先佛示現利生者哉！惜其語錄不能盡傳，學者僅獲一帙，真如嘗鼎一臠、飲海一滴者矣。柰舊刻歲久字跡糢糊，吾徒明聲發心重刻詔示後來，真報祖師之恩、深愜老朽之意，因佳其志，聊綴數言。其全機大用，非予劣智能解；造淵洞微，自有通方作者。
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雲門顯聖寺住持散木圓澄撰

趙王與師作真讚

碧溪之月，清鏡中頭。我師我化，天下趙州。

哭趙州和尚二首

師離漮水、動王侯心，印光潛、塵尾收，碧落霧霾松領月，滄溟浪覆濟人舟，一燈乍滅波旬喜，雙眼重昏道侶愁，縱是了然雲外客，每瞻瓶杌淚還流。
佛日西傾、祖印隳珠，沉丹沼、月沉輝，影敷丈室爐煙慘，風起禪堂松韻微，隻履乍來留化跡，五天何處又逢歸，解空弟子絕悲喜，猶自潸然對雪幃。

助刻姓氏

比丘
靈昊
大用
悟微
智行

優婆塞
沈琦
張星耀
明亨
吳獻璋
吳獻琦
戈永泰
海福
明誓
姜助周
明炤
明皎
優婆夷大善
黃氏
氏
明憶
張氏
明利
戈氏
柳氏
廣明
吳氏
沈氏
張氏
李氏
徐氏
范氏
明普

趙州和尚語錄卷上

參學門人文遠記錄

[車*度] 轢道人大參重校

雲門弟子明聲重刻

師問南泉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泉云：「平常心是。」師云：「還可趣向不？」泉云：「擬即乖。」師云：「不擬，爭知是道？」泉云：「道不屬知、不知。知是妄覺、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疑之道，猶如太虛廓然蕩豁，豈可強是非也。」師於言下頓悟玄旨 ，心如朗月。

南泉上堂，師問：「明頭合？暗頭合？」泉便歸方丈。師便下堂，云：「這老和尚被我一問，直得無言可對。」首座云：「莫道和尚無語，自是上座不會。」師便打，又云：「這棒合是堂頭老漢喫。」

師問南泉：「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？」泉云：「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。」師云：「謝和尚指示。」泉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」

師在南泉作爐頭，大眾普請擇菜，師在堂內叫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大眾一時到僧堂前，師乃關卻僧堂門。大眾無對，泉乃拋鎖匙從窗內入堂中，師便開門。

師在南泉井樓上打水，次見南泉過，便抱柱懸卻腳云：「相救！相救！」南泉上梯梯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師少時間卻去禮謝云：「適來謝和尚相救。」

南泉東西兩堂爭貓兒，泉來堂內，提起貓兒云：「道得即不斬，道不得即斬卻。」大眾下語皆不契泉意，當時即斬卻貓兒子。至晚間師從外歸來，問訊次，泉乃舉前語子，云：「你作麼生救得貓兒？」師遂將一隻鞋戴在頭上出去。泉云：「子若在，救得貓兒。」

師問南泉：「異即不問。如何是類？」泉以兩手托地，師便蹋倒，卻歸涅槃堂內叫：「悔！悔！」泉聞乃令人去問悔箇什麼？師云：「悔不剩與兩蹋。」

南泉從浴室裏過，見浴頭燒火，問云：「作什麼？」云：「燒浴。」泉云：「記取來喚水牯牛浴。」浴頭應：「喏。」至晚間，浴頭入方丈，泉問：「作什麼？」云：「請水牯牛去浴。」泉云：「將得繩索來不？」浴頭無對。師來問訊泉，泉舉似師，師云：「某甲有語。」泉便云：「還將得繩索來麼？」師便近前驀鼻便拽。泉云：「是即是，太麤生。」

師問南泉：「離四句、絕百非外，請師道。」泉便歸方丈。師云：「這老和尚每常口爬爬地，及其問著，一言不措。」侍者云：「莫道和尚無語好。」師便打一掌。南泉便掩卻方丈門，便把灰圍卻，問僧云：「道得即開門。」多有人下語並不契泉意，師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泉便開門。

師問南泉云：「心不是佛、智不是道，還有過也無？」泉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請師道。」泉遂舉，師便出去。
師上堂謂眾曰：「此事的的，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。老僧到溈山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溈山云：『與我將床子來。』若是宗師，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學云：「和尚莫將境示人。」師云：「我不將境示人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師又云：「老僧九十年前見馬祖大師下八十餘員善知識，箇箇俱是作家，不似如今知識枝蔓上生枝蔓，都大是去聖遙遠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只如南泉尋常道：『須向異類中行。』且作麼生會？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頭說葛藤，博飯噇、覓禮拜，聚三五百眾。云：『我是善知識，你是學人。』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清淨伽籃？」師云：「丫角女子。」「如何是伽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丫角女子有孕。」
問：「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？」師云：「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」
問：「和尚生緣什麼處？」師以手指，云：「西邊更向西。」
問：「法無別法，如何是法？」師云：「外空、內空、內外空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真法身？」師云：「更嫌什麼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心地法門？」師云：「古今牓樣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山僧不問婦。」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云：「老僧無丈人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法常住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諱祖。」其僧再問，師云：「今日不答話。」
師上堂云：「兄弟！莫久立，有事商量，無事向衣缽下坐窮理好。老僧行腳時，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力處，餘外更無別用心處也。若不如此，出家大遠在。」
問：「萬物中何物最堅？」師云：「相罵饒汝接觜，相唾饒汝潑水。」
問：「曉夜不停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僧中無與麼兩稅百姓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若守著一句，老卻你。」師又云：「若一生不離叢林，不語十年五載，無人喚你作啞漢，已後佛也不奈你何。你若不信，截取老僧頭去。」
師上堂云：「兄弟！你正在第三冤裏。所以道：『但改舊時行履處，莫改舊時人。』共你各自家出家，比來無事，更問禪問道，三十二十人聚頭來問，恰似欠伊禪道相似。你喚作善知識，我是同受栲，老僧不是戲好，恐帶累佗古人，所以東道西說。」
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用心？」師云：「你被十二時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時。你問那箇時？」
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主人公？」師咄云：「這箍桶漢。」學人應：「喏。」師云：「如法箍桶著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樹搖鳥散，魚驚水渾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少神底人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如你。」學云：「不占勝。」云：「你因什麼少神？」
問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是時人窠窟？」師云：「曾有問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得。」
有官人問：「丹霞燒木佛，院主為什麼眉鬚墮落？」師云：「官人宅中變生作熟，是什麼人？」云：「所使。」師云：「卻是佗好手。」
問：「毗目僊人執善財手見微塵佛時如何？」師遂執僧手云：「你見箇什麼？」
有尼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師云：「莫生兒。」尼云：「和尚勿交涉。」師云：「我若共你打交涉，堪作什麼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主人公？」師云：「田厙奴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王索仙陀婆？」師云：「你道老僧要箇什麼？」
問：「如何玄中玄？」師云：「說什麼玄中玄？七中七、八中八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仙陀婆？」師云：「靜處薩婆訶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法非法？」師云：「東西南北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會去？」師云：「上下四維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玄中玄？」師云：「這僧若在，合年七十四五。」
問：「王索仙陀婆時如何？」師驀起打躬叉手。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不敢不敢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法？」師云：「敕敕攝攝。」
問：「趙州去鎮府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三百。」學云：「鎮府來趙州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不隔。」
問：「如何玄中玄？」師云：「玄來多少時也？」學云：「玄來久矣。」師云：「賴遇老僧，洎合玄殺這屢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還見庭前柏樹子麼？」
師上堂云：「若是久參底人，莫非真實、莫非亙古亙今；若是新入眾底人，也須究理始得，莫趁者邊三百五百一千，傍邊二眾叢林稱道好箇住持，洎乎問著佛法，恰似炒砂作飯相似，無可施為、無可下口，卻言佗非我是，面赫赤地，良由世間出非法語。真實欲明者意，莫辜負老僧。」
問：「在塵為諸聖說法總屬披搭，未審和尚如何示人？」師云：「什麼處見老僧？」學云：「請和尚說。」師云：「一堂師僧總不

會這僧語話。」別有一僧問：「請和尚說。」師云：「你說我聽。」
問：「真化無跡，無師弟子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誰教你來問？」學云：「更不是別人。」師便打之。
問：「此事如何辨？」師云：「我怪你。」學云：「如何辨得？」師云：「我怪你不辨。」學云：「還保任否？」師云：「保任不保任自看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無知解底人？」師云：「說什麼事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下禪床。學云：「莫便是否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未有語在。」
問：「佛法久遠，如何用心？」師云：「你見前漢後漢把攬天下，臨終時半錢也無分。」
問：「時人以珍寶為貴，沙門以何為貴？」師云：「急合取口。」學云：「合口還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口若不合，爭能辨得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半句也無。」學云：「豈無和尚在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是一句。」
問：「如何得不被諸境惑？」師垂一足，僧便出鞋。師收起足，僧無語。
有俗官問：「佛在日，一切眾生皈依佛。佛滅度後，一切眾生歸依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未有眾生。」學云：「現問次。」師云：「更覓什麼佛？」
問：「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？」師云：「這殺父漢，算你只少此一問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意？」師云：「無施設處。」
師上堂云：「兄弟！但改往修來，若不改，大有著你處在。老僧在此間三十餘年，未曾有一箇禪師到此間；設有來，一宿一食急走過，且趁軟煖處去也。」問：「忽遇禪師到來，向伊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。」師云：「兄弟！若從南方來者，即與下載；若從北方來，即與裝載。所以道：『近上人問道即失道，近下人問道者即得道。』兄弟！正人說邪法，邪法亦隨正；邪人說正法，正法亦隨邪。諸方難見易識，我者裏易見難識。」
問：「善惡或不得底人，還獨脫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不獨脫。」學云：「為什麼不獨脫？」師云：「正在善惡裏。」
尼問：「離卻上來說處，請和尚指示。」師咄云：「煨破鐵瓶。」尼將鐵瓶添水來：「請和尚答話。」師笑之。
問：「世界變為黑穴，未審此箇落在何路？」師云：「不占。」學云：「不占是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田厙奴。」

問：「無言無意始稱得句。既是無言，喚什麼作句？」師云：「高而不危、滿而不溢。」學云：「即今和尚是滿是溢？」師云：「爭奈你問我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靈者？」師云：「淨地上痾一堆屎。」學云：「請和尚的旨 。」師云：「莫惱亂老僧。」
問：「法身無為不墮諸數，還許道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作麼生道？」學云：「與麼即不道也。」師笑之。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如何是眾生？」師云：「眾生即是佛，佛即是眾生。」學云：「未審兩箇那箇是眾生？」師云：「問問。」
問：「大道無根，如何接唱？」師云：「你便接唱。」云：「無根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既是無根，什麼處繫縛你？」
問：「正修行底人莫被鬼神測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測得。」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過在覓處。」云：「與麼即不修行也？」師云：「修行。」
問：「孤月當空，光從何生？」師云：「月從何生？」
問：「承和尚有言：道不屬修，但莫染污。如何是不染污？」師云：「檢校內外。」云：「還自檢校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檢校。」云：「自己有什麼過，自檢校？」師云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師上堂云：「此事如明珠在掌，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。老僧把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。佛即是煩惱，煩惱即是佛。」問：「佛與誰人為煩惱？」師云：「與一切人為煩惱。」云：「如何免得？」師云：「用免作麼？」
師示眾云：「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佗了也。若是不會，是誰過歟？已後遇著作家漢，也道老僧不辜佗。但有人問，以本分事接人。」
問：「從上至今，即心是佛。不即心，還許學人商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即心且置，商量箇什麼？」
問：「古鏡不磨，還照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前生是因，今生是果。」
問：「三刀未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森森地。」云：「落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迥迥地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出三界底人？」師云：「籠罩不得。」
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，百鳥銜花供養；見後為什麼百鳥不銜花供養？」師云：「應世、不應世。」
問：「白雲自在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爭似春風處處閑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師云：「月下不用色。」云：「食噉何物？」師云：「古今嚼不著。」云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答與麼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擬心即差。」僧便問：「不擬心時如何？」師打二下云：「莫是老僧辜負閣梨麼？」
問：「凡有問答，落在意根；不落意根，師如何對？」師云：「問。」學云：「便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莫向這裏是非。」
問：「龍女親獻佛，未審將什麼獻？」師以兩手作獻勢。
師示眾云：「此間佛法道難即易、道易即難。別處難見易識，老僧者裏即易見難識。若能會得，天下橫行。忽有人問：『什麼處來？』若向伊道：『從趙州來。』又謗趙州；若道：『不從趙州來。』又埋沒自己。諸人且作麼生對他？」僧問：「觸目是謗和尚，如何得不謗去？」師云：「若道不謗，早是謗了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正修行路？」師云：「解修行即得。若不解修行，即參差落佗因果裏。」又云：「我教你道。若有問時，但向伊道：『趙州來。』忽問：『趙州說什麼法？』但向伊道：『寒即言寒、熱即言熱。』若更問道：『不問者箇事。』但云：『問什麼事？』若再問：『趙州說什麼法？』便向伊道：『和尚來時不教傳語。上座若要知趙州事，但自去問取。』」
問：「不顧前後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顧前後且置，你問阿誰？」
師示眾云：「迦葉傳與阿難，且道達磨傳與什麼人？」問：「且如二祖得髓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莫謗二祖。」師又云：「達磨也有語：『在外者得皮，在裏者得骨。』且道更在裏者得什麼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得髓底道理？」師云：「但識取皮，老僧者裏髓也不立。」云：「如何是髓？」師云：「與麼皮也摸未著。」
問：「與麼堂堂，豈不是和尚正位？」師云：「還知有不肯者麼？」學云：「與麼即別有位？」師云：「誰是別者？」學云：「誰是不別者？」師云：「一任叫。」
問：「上上人一撥便轉，下下人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汝是上上下下？」云：「請和尚答話。」師云：「話未有主在。」云：「某甲七千里來，莫作心行。」師云：「據你者一問，心行莫不得麼？」此僧一宿便去。
問：「不紹傍來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誰？」學云：「惠延。」師云：「問什麼？」學云：「不紹傍來者。」師以手撫之。
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師云：「莫自瞞。」
問：「真如凡聖皆是夢言，如何是真言？」師云：「更不道者兩箇。」學云：「兩箇且置，如何是真言？」師云：「唵[口*部]啉嚩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？」師云：「東門西門南門北門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定？」師云：「不定。」學云：「為什麼不定？」師云：「活物活物。」

問：「不隨諸有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合與麼學。」云：「莫便是學人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隨也隨也。」
問：「古人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，只射得半箇聖人。今日請師全射。」師便起去。
師示眾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才有言語是揀擇，老僧卻不在明白裏。是你向什麼處見祖師？」問：「和尚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學云：「和尚既自不知，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？」師云：「問事即得禮拜退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。更不要道：才語是生、不語是默。諸人！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理？」問：「草是不生不滅麼？」師云：「者漢只認得箇死語。」
問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才有言語是揀擇，和尚如何示人？」師云：「何不盡引古人語？」學云：「某甲只道得到者裏。」師云：「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」
上堂示眾云：「看經也在生死裏，不看經也在生死裏。諸人！且作麼生出得去？」僧便問：「只如俱不留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實即得；若不實，爭能出得生死？」
問：「利劍鋒頭快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是利劍，快在什麼處？」
問：「大難到來，如何迴避？」師云：「恰好。」
上堂良久：「大眾總來也未？」對云：「總來也。」師云：「更待一人來即說話。」僧云：「候無人來即說似和尚。」師云：「大難得人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心生即種種法生，心滅即種種法滅。你諸人作麼生？」僧乃問：「只如不生不滅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許你者一問。」
師因參次云：「明又未明，道昏欲曉，你在阿那頭？」僧云：「不在兩頭。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在中間也？」云：「若在中間，即在兩頭。」師云：「這僧多少時在老僧這裏，作與麼語話不出得三句裏；然直饒出得也在三句裏，你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某甲使得三句。」師云：「何不早與麼道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通方？」師云：「離卻金剛禪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衲僧家直須坐斷報化佛頭始得。」問：「坐斷報化佛頭是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非你境界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難睹。」僧乃問：「目前有何形段令學人睹？」師云：「任你江南江北。」學云：「和尚豈無方便為人？」師云：「適來問什麼？」

問：「入法界來還知有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誰入法界？」學云：「與麼即入法界不知去也？」師云：「不是寒灰死木，花錦成現百種有。」學云：「莫是入法界處用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什麼交涉。」
問：「若是實際理地，什麼處得來？」師云：「更請闍梨宣一遍。」
問：「萬境俱起，還有惑不得者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惑不得者？」師云：「你還信有佛法否？」學云：「信有佛法。古人道了，如何是惑不得者？」師云：「為什麼不問老僧？」學云：「問了也。」師云：「惑也。」
問：「未審古人與今人還相近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相近即相近，不同一體。」學云：「為什麼不同？」師云：「法身不說法。」學云：「法身不說法，和尚為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我向惠裏答話。」學云：「爭道法身不說法？」師云：「我向惠裏救你阿爺，佗終不出頭。」
問：「學人道不相見時，還回互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測得，回互。」學云：「測佗不得，回互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不與麼是你自己。」學云：「和尚還受測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人轉近，道即轉遠也。」學云：「和尚為什麼自隱去？」師云：「我今見共你語話。」學云：「爭道不轉？」師云：「合與麼著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教化得底人是今生事，教化不得底人是第三生冤。若不教化，恐墮卻一切眾生。教化亦是冤，是你還教化也無？」僧云：「教化。」師云：「一切眾生還見你也無？」學云：「不見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不見？」學云：「無相。」師云：「即今還見老僧否？」學云：「和尚不是眾生。」師云：「自知罪過即得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龍女心親獻，盡是自然事。」問：「既是自然獻時為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若不獻，爭知自然？」
師示眾云：「八百箇作佛漢，覓一箇道人難得。」
問：「只如無佛無人處，還有修行也無？」師云：「除卻者兩箇，有百千萬億。」學云：「道人來時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你與麼即不修行也。」其僧禮拜。師云：「大有處著你在。」
問：「白雲不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會上象。」學云：「豈無賓主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是主，闍梨是賓，白雲在什麼處？」
問：「大巧若拙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喪卻棟梁材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佛之一字吾不喜聞。」問：「和尚還為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為人。」學云：「如何為人？」師云：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」學云：「既是玄，作麼生是旨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把本。」學云：「者箇是玄，如何是旨？」師云：「答你是旨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各自有禪，各自有道。忽有人問你：『作麼生是禪是道？』作麼生秖對佗？」僧乃問：「既各有禪道，從上至今語話為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為你遊魂。」學云：「未審如何為人？」師乃退身不語。
師示眾云：「不得閑過，念佛、念法。」僧乃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念？」師云：「念者是誰？」學云：「無伴。」師叱：「者驢。」
上堂示眾云：「若是第一句，與祖佛為師；第二句，與人天為師；第三句，自救無療。」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與祖佛為師。」師又云：「大好從頭起。」學人再問，師云：「又卻人天去也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是佗不是不將來，老僧不是不秖對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將什麼秖對？」師長吁一聲。云：「和尚將者箇秖對，莫辜負學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你適來肯我，我即辜負你；若不肯我，我即不辜負你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老僧今夜答話去也，解問者出來。」有僧才出禮拜，師云：「比來拋塼引玉，只得箇墼子。」
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無。」學云：「上至諸佛下至蝗子皆有佛性，狗子為什麼無？」師云：「為伊有業識性在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師云：「應身。」云：「學人不問應身。」師云：「你但管應身。」
問：「朗月當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闍梨名什麼？」學云：「專甲。」師云：「朗月當空在什麼處？」
問：「正當二八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東東西西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東東西西？」師云：「覓不著。」
問：「學人全不會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更不會。」云：「和尚還知有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是木頭，作麼不知？」云：「大好不會。」師拍掌笑之。
問：「如何是道人？」師云：「我向道是佛人。」
問：「凡有言句、舉手動足，盡落在學人網中。離此外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老僧齋了，未喫茶。」
馬大夫問：「和尚還修行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若修行，即禍事。」云：「和尚既不修行，教什麼人修行？」師云：「大夫是修行底人？」云：「某甲何名修行？」師云：「若不修行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？餧得來赤凍紅地，無有解出期？」大夫乃下淚拜謝。
師示眾云：「闍梨不是不將來，老僧不是不秖對。」又云：「闍梨莫擎拳合掌，老僧不將禪床拂子對。」

問：「思憶不及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過者邊來。」云：「過者邊來即是及處，如何是思不及處？」師豎起手云：「你喚作什麼？」云：「喚作手。和尚喚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百種名字我亦道。」云：「不及和尚百種名字，且喚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你思憶不及處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教你思憶得及者。」云：「如何是？」師云：「釋迦教祖師教是你師。」云：「祖與佛，古人道了也。如何是思憶不及處？」師再舉指云：「喚作什麼？」僧良久，師云：「何不當頭道著，更疑什麼？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耳背，高聲問。」僧再問，師云：「你問我家風，我卻識你家風。」

問：「萬境俱起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萬境俱起。」云：「一問一答是起，如何是不起？」師云：「禪床是不起底。」僧才禮拜次，師云：「記得問答？」云：「記得。」師云：「試舉看？」僧擬舉。

問：「如何是目前佛？」師云：「殿裏底。」云：「者箇是相貌佛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即心是。」云：「即心猶是限量。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無心是。」學云：「有心無心還許學人揀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心無心總被你揀了也，更教老僧道什麼即得？」

問：「遠遠投師，未審家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說似人。」學云：「為什麼不說似人？」師云：「是我家風。」學云：「和尚既不說似人，爭奈四海來投？」師云：「你是道我不是海？」學云：「未審海內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釣得一箇。」

問：「祖佛近不得底是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不是祖佛。」學云：「爭奈近不得何？」師云：「向你道不是祖佛、不是眾生、不是物，得麼。」學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若有名字，即是祖佛、眾生也。」學云：「不可只與麼去也？」師云：「卒未與你去在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平常心？」師云：「狐狼野干是。」

問：「作何方便即得聞於未聞？」師云：「未聞且置，你曾聞箇什麼來？」

問：「承教有言隨色摩尼珠，如何是本色？」師召僧名，僧應喏。師：「云過者邊來。」僧便過，又問：「如何是本色？」師云：「且隨色走。」

問：「平常心底人還受教化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歷佗門戶。」學云：「與麼則莫沉卻那邊人麼？」師云：「大好平常心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保任底物？」師云：「盡未來際揀不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修行底人？」師云：「寺裏綱維是。」

問：「學人才到，總不知門戶頭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上座名什麼？」學云：「惠南。」師云：「大好不知。」

問：「學人欲學，又謗於和尚，如何得不謗去？」師云：「你名什麼？」學云：「道皎。」師云：「靜處去，者米囤子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大意？」師云：「無大無小。」學云：「莫便是和尚大意麼？」師云：「若有纖毫，萬劫不如。」
問：「萬法本閑而人自鬧，是什麼人語？」師云：「出來便死。」
問：「不是佛、不是物、不是眾生，這箇是斷語，如何是不斷語？」師云：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圓相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自小出家，不曾眼花。」學云：「和尚還為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願你長見毘盧圓相。」
問：「佛祖在日，佛祖相傳；佛祖滅後，什麼人傳？」師云：「古今總是老僧分上。」學云：「未審傳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箇箇總屬生死。」云：「不可埋沒卻祖師也。」師云：「傳箇什麼？」
問：「凡聖俱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願你作大德！老僧是障佛祖漢。」
問：「遠聞趙州，到來為什麼不見？」師云：「老僧罪過。」
問：「朗月當空，未審室中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自出家，不曾作活計。」學云：「與麼即和尚不為今時也？」師云：「自疾不能救，焉能救諸疾？」學云：「爭奈學人無依何？」師云：「依即蹋著地，不依即一任東西。」
問：「在心心不測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測阿誰？」學云：「測自己。」師云：「無兩箇。」
問：「不見邊表時如何？」師指淨瓶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學云：「淨瓶。」師云：「大好不見邊表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歸根？」師云：「擬即差。」
問：「不離言句如何得獨脫？」師云：「離言句是獨脫。」學云：「適來無人教某甲來。」師云：「因什麼到此？」學云：「和尚何不揀出？」師云：「我早箇揀了也。」
問：「非心不即智，請和尚一句。」師云：「老僧落你後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畢竟？」師云：「畢竟。」學云：「那箇畢竟是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是畢竟，你不解問者話。」學云：「不是不問。」師云：「畢竟在什麼處？」
問：「不挂寸絲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挂什麼。」學云：「不挂寸絲。」師云：「大好不挂寸絲。」
問：「如救頭然底人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便學。」學云：「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莫占佗位次。」
問：「空劫中阿誰為主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在裏許坐。」學云：「說甚麼法？」師云：「說你問底。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虛明自照，如何是自照？」師云：「不稱佗照。」學云：「照不著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話墮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的？」師云：「一念未起時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法王？」師云：「州裏大王是。」云：「和尚不是？」師云：「你擬造反去？都來一箇王不認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心？」師云：「你是心，我是佛，奉不奉自看。」學云：「師即不無，還奉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你教化我看。」
問：「三身中那箇是本來身？」師云：「闕一不可。」
問：「未審此土誰為祖師？」師云：「達磨來這邊總是。」學云：「和尚是第幾祖？」師云：「我不落位次。」學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在你耳裏。」
問：「不棄本、不逐末，如何是正道？」師云：「大好出家兒。」學云：「學人從來不曾出家。」師云：「歸依佛、歸依法。」學云：「未審有家可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直須出家。」學云：「向什麼處安排佗？」師云：「且向家裏坐。」
問：「明眼人見一切，還見色也無？」師：「打卻著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打得？」師云：「莫用力。」學云：「不用力，如何打得？」師云：「若用力即乖。」
問：「祖佛大意，合為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只為今時。」學云：「爭奈不得何？」師云：「誰之過？」學云：「如何承當？」師云：「如今無人承當得。」云：「與麼即無依倚也？」師云：「又不可無卻老僧。」
問：「了事底人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正大修行。」學云：「未審和尚還修行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著衣喫飯。」學云：「著衣喫飯尋常事，未審修行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？」
崔郎中問：「大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未上入。」崔云：「既是大善知識，為什麼入地獄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若不入，爭得見郎中？」
問：「毫釐有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天地懸隔。」云：「毫釐無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天地懸隔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不睡底眼？」師云：「凡眼肉眼。」又云：「雖未得天眼，肉眼力如是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睡底眼？」師云：「佛眼法眼是睡底眼。」
問：「大庾嶺頭趁得及，為什麼提不起？」師拈起衲衣云：「你甚處得者箇來？」云：「不問者箇。」師云：「與麼即提不起。」
問：「不合不散如何辨？」師云：「你有一箇，我有一箇。」云：「者箇是合，如何是散？」師云：「你便合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不錯路？」師云：「識心見性是不錯路。」

問：「明珠在掌，還照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照即不無，喚什麼作珠？」
問：「靈苗無根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太原來。」師：「大好無根。」
問：「學人擬作佛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煞費力生。」云：「不費力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作佛去也。」
問：「學人昏鈍在一浮沉，如何得出？」師只據坐。云：「某甲實問和尚。」師云：「你甚處作一浮一沉？」
問：「不在凡、不在聖，如何免得兩頭路？」師云：「去卻兩頭來答你。」僧不審，師云：「不審從什麼處起？在者裏，從老僧起；在市裏時從什麼處起？」云：「和尚為什麼不定？」師云：「我教你，何不道『今日好風』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大闡提底人？」師云：「老僧答你，還信否？」云：「和尚重言，那敢不信？」師云：「覓箇闡提人難得。」
問：「大無慚愧底人，什麼處著得？」師云：「此間著不得。」云：「忽然出頭，爭向？」師云：「將取去。」
問：「用處不現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用即不無，現是誰？」
問：「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空劫？」云：「無一物是。」師云：「者箇始稱修行，喚什麼作空劫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？」師云：「不履高名，不求垢壞。」
問：「不指一法，如何是和尚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說茆山法。」云：「既不說茆山法，如何是和尚法？」師云：「向你道不說茆山法。」云：「莫者箇便是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未曾將者箇示人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目前獨脫一路？」師云：「無二亦無三。」云：「目前有路，還許學人進前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千里萬里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在你腳底。」云：「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腳底？」師云：「你元來不知有向上事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合頭？」師云：「是你不合頭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不合頭？」師云：「前句弁取。」
問：「如何和尚的的意？」師云：「止止，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」
問：「澄澄絕點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墮坑落塹。」云：「有什麼過？」師云：「你屈著與麼人？」
問：「未審出家誓求無上菩提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未出家被菩提使，既出家使得菩提。」
有秀才見師手中拄杖乃云：「佛不奪眾生願，是否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秀才云：「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，得否？」師云：

「君子不奪人所好。」秀才云：「專甲不是君子。」師云：「老僧亦不是佛。」
師因出外，見婆子插田，云：「忽遇猛虎作麼生？」婆云：「無一法可當情。」師云：「除。」婆子云：「唅。」師云：「難有者箇在。」
有秀才辭去云：「專甲在此括撓和尚多時，無可報答和尚，待佗日作一頭驢來報答和尚。」師云：「教老僧爭得鞍？」
師到道吾處，纔入僧堂，吾云：「南泉一隻箭來。」師云：「看箭。」吾云：「過也。」師云：「中也。」
趙州和尚語錄卷上(終)

趙州和尚語錄卷中
師上堂，示眾：「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內裏坐。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，盡是貼體衣服，亦名煩惱。不問即無煩惱，實際理地，什麼處著。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但究理而坐二三十年，若不會，截取老僧頭去。夢幻空花，徒勞把捉；心若不異，萬法亦然。既不從外得，更拘什麼？如羊相似，更亂拾物安口中作麼？老僧見藥山和尚道：『有人問著，但交合取狗口。』老僧亦道：『合取狗口。』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；一似獵狗相似，專欲得物喫。佛法向什麼處著？一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，覓一箇道人無。若與空王為弟子，莫教心病最難醫。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壞時，此性不壞。從一見老僧後，更不是別人，只是箇主人公。者箇更向外覓作麼？與麼時，莫轉頭換面即失卻也。」
問：「百骸俱潰散，一物鎮長靈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今朝又風起。」
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水牯牛生兒也，好看取！」云：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
問：「萬國來朝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逢人不得喚。」
問：「十二時中，如何淘汰？」師云：「奈河水濁，西水流急。」云：「還得見文殊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者矇瞳漢，什麼處去來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道場？」師云：「你從道場來、你從道場去，脫體是道場，何處更不是？」
問：「萌芽未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嗅著即腦裂。」云：「不嗅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無者閒工夫。」
問：「如何數量？」師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云：「數量不拘底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
問：「什麼世界即無晝夜？」師云：「即今是晝是夜？」云：「不問即今。」師云：「爭奈老僧何。」
問：「迦葉上行衣，不踏曹溪路，什麼人得披？」師云：「虛空不出世，道人都不知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混而不雜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菜食長齋。」云：「還得超然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破齋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古人之言？」師云：「諦聽諦聽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嫌什麼？」
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所？」師云：「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兒？」師云：「不朝天子，父母返拜！」
問：「覿面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是覿面漢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人？」師云：「只者牽耕牛底是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急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與麼道，你作麼生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向你道，急急著靴水上立，走馬到長安，靴頭猶未濕。」
問：「四山相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無路是趙州。」
問：「古殿無王時如何？」師咳嗽一聲。云：「與麼即臣啟陛下？」師云：「賊身已露。」
問：「和尚年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一串數珠數不盡。」
問：「和尚承嗣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從諗。」
問：「外方忽有人問：『趙州說什麼法？』如何秖對？」師云：「鹽貴米賤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你是佛麼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？」師云：「爭得見老僧。」
問：「佛祖不斷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無遺漏。」
問：「本源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本源無病。」云：「了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了人知。」云：「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與我安名字著。」
問：「純一無雜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煞好一問。」
問：「無為寂靜底人，莫落在沉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落在沉空。」云：「究竟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作驢，作馬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床腳是。」云：「莫便是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是即脫取去。」
問：「澄澄絕點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者裏，不著客作漢。」
問：「鳳飛不到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起自何來？」
問：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切總在裏許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應喏。僧再問。師云：「我不患聾。」
問：「初生孩子，還具六識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急流水上打毬子。」
問：「頭頭到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猶較老僧百步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自小出家，抖擻破活計。」
問：「請離四句道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常在裏許。」
問：「扁鵲醫王，為什麼有病？」師云：「扁鵲醫王，不離床枕。」又云：「一滴甘露，普潤大千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師云：「者畜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云：「側目視之。」云：「猶是隔階趁附在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無工夫趁得者閑漢。」
問：「纔有心念，落在人天；直無心念，落在眷屬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非但老僧，作家亦畣你不得。」

問：「凡有施為，盡落糟粕；請師不施為答。」師叱尼云：「將水來，添鼎子沸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般若波羅蜜？」師云：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咬人師子？」師云：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莫咬老僧。」
問：「離卻言句，請師道。」師咳嗽。
問：「如何得不謗古人，不負恩去？」師云：「闍梨作麼生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云：「道什麼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兩句。」
問：「唯佛一人是善知識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魔語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菩提？」師云：「者箇是闡提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云：「好箇兒孫。」
問：「如寂寂無依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在你背後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伽藍？」師云：「別更有什麼？」云：「如何是伽藍中人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與闍梨。」
問：「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只管看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離因果底人？」師云：「不因闍梨問，老僧實不知。」
問：「眾盲摸象，各說異端，如何是真象？」師云：「無假，自是不知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咳嗽。云：「莫便是否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咳嗽也不得？」
問：「大海還納眾流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大海道不知。」云：「因什麼不知？」師云：「終不道我納眾流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師？」師云：「毘盧、毘盧。」
問：「諸佛還有師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云：「如何是諸佛師？」師云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師？」師云：「雲有出山勢，水無投澗聲。」云：「不問者個。」師云：「是你師不認。」
問：「諸方盡向口裏道，和尚如何示人？」師腳跟打火爐示之。云：「莫便是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恰認得老僧腳跟。」
問：「不行大道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者販私鹽漢。」云：「卻行大道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還我公驗來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本來身？」師云：「自從識得老僧後，只者漢更不別。」云：「與麼即與和尚隔生去也？」師云：「非但今生，千生萬生亦不識老僧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東壁上挂葫蘆多少時也？」

問：「方圓不就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方不圓。」云：「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是方是圓。」
問：「道人相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呈漆器。」
問：「諦為什麼觀不得？」師云：「諦即不無，觀即不得。」云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失諦。」
問：「行又不到、問又不到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到以不到，道人看如涕唾。」云：「其中事如何？」師唾地。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如你不喚作祖師意猶未在。」云：「本來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四目相睹，更無第二主宰。」
問：「不具形儀還會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即今還會麼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大無慚愧底人？」師云：「皆具不可思議。」
問：「學人擬向南方學些子佛法去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去南方，見有佛處，急走過；無佛處，不得住。」云：「與麼即學人無依也？」師云：「柳絮，柳絮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急切處？」師云：「一問一畚。」
問：「不藉三寸，還假今時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我隨你道，你作麼生會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茫茫宇宙人無數。」云：「請和尚不答話。」師云：「老僧合與麼？」
問：「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」師云：「失者無虧，得者無用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云：「是什麼？」
有俗士獻袈裟，問：「披與麼衣服，莫辜負古人也無？」師拋下拂子，云：「是古是今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師云：「展手不展腳。」
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飽柴飽水。」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飽柴飽水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喫粥了也未？」云：「喫粥也。」師云：「洗缽盂去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師？」師云：「白駝來也未？」云：「來也。」師云：「牽去餵草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無師智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曾教閣梨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親切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話墮也。」
問：「不借口，還許商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正是時。」云：「便請師商量。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曾出。」
問：「二祖斷臂當為何事？」師云：「粉骨碎身。」云：「供養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來者供養。」
問：「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？」師云：「你是閣梨。」

問：「晝是日光，夜是火光，如何是神光？」師云：「日光火光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恰問處？」師云：「錯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不問處？」師云：「向前一句裏弁取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以手摸面，叉手斂容。
問：「如何是無為？」師云：「者箇是有為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欄中失卻牛。」
問：「學人遠來，請和尚指示？」師云：「才入門，便好驀面唾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直截一路？」師云：「淮南船子到也未？」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且喜到來。」
問：「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云：「幾時成佛？」師云：「待虛空落地。」云：「虛空幾時落地？」師云：「待柏樹子成佛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因什麼向院裏罵老僧？」云：「學人有何過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能就院裏罵得闍梨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板齒生毛。」
問：「貧子來，將什麼過與？」師云：「不貧。」云：「爭奈覓和尚何？」師云：「只是守貧。」
問：「無邊身菩薩，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？」師云：「如隔羅縠。」
問：「諸天甘露什麼人得喫？」師云：「謝你將來。」
問：「超過乾坤底人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待有與麼人，即報來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伽藍？」師云：「三門、佛殿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不生不滅？」師云：「本自不生，今亦無滅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主？」師云：「大王是。」
問：「急切處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尿是小事，須是老僧自去始得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丈六金身？」師云：「腋下打領。」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會，請人裁。」
問：「學人有疑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宜小宜。」學云：「大疑。」師云：「大宜東北角，小宜僧堂後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人？」師下禪床，上下觀瞻相，云：「者漢如許長大，截作三橛也得，問什麼向上向下。」
尼問：「如何是密密意？」師以手恰之。云：「和尚猶有者箇在！」師云：「是你有者箇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，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，直至如今，無人舉著。」

問：「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，將什麼報答？」師云：「念佛。」
云：「貧子也解念佛。」師云：「喚侍者將一錢與伊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屏風雖破，骨格猶存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不遷之義？」師云：「你道者野鴨子，飛從東去西去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什麼處得者消息來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塵中人？」師云：「布施茶鹽錢來。」
問：「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不見，未審國師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在三藏鼻孔裏。」
問：「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是偶然事。」
問：「久居巖谷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何不隱去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僧擬進話次，師喚沙彌文遠，文遠到，師叱云：「適來去什麼處來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自家本意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用牛刀。」
問：「久響趙州石橋，到來只見掠矸子。」師云：「闍梨只見掠矸子，不見趙州石橋？」云：「如何是趙州石橋？」師云：「過來過來。」
又僧問：「久響趙州石橋，到來只見掠矸子。」師云：「你只見掠矸子，不見趙州石橋？」云：「如何是石橋？」師云：「度驢度馬。」
問：「和尚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常州有。」云：「甲子多少？」師云：「蘇州有。」
師上堂云：「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。還有答話分也無？」有僧出撫侍者一下，云：「何不祗對和尚？」師便歸方丈。後侍者請益：「適來僧是會不會？」師云：「坐底見立底，立底見坐底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墻外底。」云：「不問者箇。」師云：「問什麼道？」云：「大道。」師云：「大道通長安。」
問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撥塵即不無，見佛即不得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無疾之身？」師云：「四大五陰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闡提？」師云：「何不問菩提？」云：「如何是菩提？」師云：「只者便是闡提。」
師有時屈指，云：「老僧喚作拳，你諸人喚作什麼？」僧云：「和尚何得將境示人？」師云：「我不將境示人。若將境示闍梨，即埋沒闍梨去也。」云：「爭奈者箇何？」師便珍重。
問：「一問一答，總落天魔外道；設使無言，又犯他匡網，如何是趙州家風？」師云：「你不解問。」云：「請和尚畣話。」師云：「若據你，合喫二十棒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。還有答話分也無？」有僧出將沙彌打一掌，便出去，師便歸方丈。至來日，問侍者：「昨日者師僧在什麼處？」侍者云：「當時便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弄馬騎，被驢子撲。」
問：「與麼來底人，師還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接。」云：「不與麼來底人，師還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接。」云：「與麼來，從師接；不與麼來，師如何接？」師云：「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」
鎮府大王問：「師尊年，有幾箇齒在？」師云：「只有一箇牙。」大王云：「爭喫得物？」師云：「雖然一箇，下下咬著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珠？」師云：「高聲問。」僧禮拜。師云：「不解問，何不道：『高下即不問，如何是學人珠？』何不與麼問？」僧便再問。師云：「洎合放過者漢。」
問：「二邊寂寂，師如何闡揚？」師云：「今年無風波。」
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今日拽木頭，豎僧堂。」云：「莫只者個便是接學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解雙陸，不解長行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真實人體？」師云：「春夏秋冬。」云：「與麼即學人難會？」師云：「你問我真實人體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你名什麼？」云：「某甲。」師云：「含元殿裏，金谷園中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七佛師？」師云：「要眠即眠，要起即起。」
問：「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，如何是物外道？」師便打。云：「和尚莫打某甲，已後錯打人去在。」師云：「龍蛇易弁，衲子難瞞。」
師見大王入院，不起，以手自拍膝云：「會麼？」大王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自小出家今已老，見人無力下禪床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忠言？」師云：「你娘醜陋。」
問：「從上至今，不忘底人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可得繫心，常思念十方一切佛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忠言？」師云：「喫銕棒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事？」師便撫掌大笑。
問：「一鐙然百千燈，一燈未審從什麼處發？」師便趯出一隻履；又云：「作家即不與麼問。」
問：「歸根得旨 ，隨照失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答者話。」云：「請和尚答話。」師云：「合與麼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不思處？」師云：「快道快道。」
問：「夜昇兜率，晝降閻浮，其中為什麼摩尼不現？」師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僧再問。師云：「毘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」

問：「非思量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速道速道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衣中寶？」師云：「者一問嫌什麼？」云：「者箇是問，如何是寶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衣也失卻。」
問：「萬里無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禪院裏宿。」
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家家門前通長安。」
問：「覿面相呈，還盡大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低口。」云：「收不得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向你道低口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目前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如你。」
問：「出來底是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佛菩薩。」
問：「靈草未生時如何？」師：「嗅著即腦裂。」云：「不嗅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如同立死漢。」云：「還許學人和合否？」師云：「人來，莫向伊道。」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？」師云：「才出家未受戒，到處問人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聖？」師云：「不凡。」云：「如何是凡？」師云：「不聖。」云：「不凡不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好箇禪僧。」
問：「兩鏡相向，那箇最明？」師云：「闍梨眼皮，蓋須彌山。」
問：「學人近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蒼天蒼天。」
問：「前句已往、後句難明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喚作即不可。」云：「請師分。」師云：「問問。」
問：「高峻難上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向高峰頂。」
問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非人。」
問：「請師宗乘中道一句子？」師云：「今日無錢與長官。」
問：「學人不別問，請師不別答。」師云：「奇怪。」
問：「三乘教外，如何接人？」師云：「有此世界來，日月不曾換。」
問：「三處不通，如何離識？」師云：「識是分外。」
問：「眾機來湊，未審其中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眼本正，不說其中事。」
問：「淨地不止是什麼人？」師云：「你未是其中人在。」云：「如何是其中人？」師云：「止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萬法之源？」師云：「棟梁椽柱。」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拱斗叉手不會。」
問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放下著。」
問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。未審將什麼對？」師云：「人從陳州來，不得許州信。」
問：「開口是有為，如何是無為？」師以手示之，云：「者箇是無為。」云：「者箇是有為，如何是無為？」師云：「無為。」云：「者箇是有為。」師云：「是有為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」
問：「和尚還為人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佛，佛。」
問：「盡卻今時，如何是的的處？」師云：「盡卻今時，莫問那箇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的？」師云：「向你道莫問。」云：「如何得見？」師云：「大無外、小無內。」
問：「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認得死。」云：「者箇是和尚分上事。」師云：「恰是。」云：「請和尚指示。」師云：「離四句絕百非，把什麼指示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內無一物，外無所求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歸根得旨 ？」師云：「答你即乖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疑心？」師云：「答你即乖也。」
問：「出家底人，還作俗否？」師云：「出家即是座主，出與不出，老僧不管。」云：「為什麼不管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出家也。」
問：「無師弟子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無漏智性，本自具足。」又云：「此是無師弟子。」
問：「不見邊表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因什麼與麼？」
問：「澄而不清，渾而不濁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清不濁。」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也可憐生。」云：「如何是通方？」師云：「離卻金剛禪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囊中寶？」師云：「嫌什麼。」云：「用不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自家底還重否？」又云：「用者即重，不用即輕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的的意？」師涕唾。云：「其中事如何？」師又唾地。
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師云：「離行。」
問：「真休之處，請師指。」師云：「指即不休。」
問：「無問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乖常語。」
問：「四山相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無出跡。」
問：「到者裏道不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得道。」云：「如何道？」師云：「道不得處。」
問：「但有言句，盡不出頂，如何是頂外事？」師喚沙彌文遠。文遠應喏。師云：「今日早晚也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師？」師云：「莫惡口。」
問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如何得不揀擇？」師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云：「此猶是揀擇。」師云：「田庫奴，什麼處是揀擇！」
問：「如何是三界外人？」師云：「爭奈老僧在三界內。」

問：「知有不有底人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若更問，即故問老僧。」師示眾云：「向南方趁叢林去，莫在者裏。」僧便問：「和尚者裏是甚處？」師云：「我者裏是柴林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師？」師云：「性是弟子。」
問：「歸根得旨 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太慌忙生。」云：「不審。」師云：「不審從甚處起？」
劉相公入院，見師掃地，問：「大善知識，為什麼卻掃塵？」師云：「從外來。」
問：「利劍出匣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黑。」云：「正問之時，如何弁白？」師云：「無者閑工夫。」云：「叉手向人前爭奈何？」師云：「早晚見你叉手。」云：「不叉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誰是不叉手者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沙門得力處？」師云：「你什麼處不得力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示學人處？」師云：「目前無學人。」云：「與麼即不出世也。」師便珍重。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？」師作拳安頭上。云：「和尚猶有者箇在？」師卸下帽子，云：「你道老僧有箇什麼？」
問：「心又不停不住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是活物。是者箇正被心識使在。」云：「如何得不被心識使？」師便低頭。
問：「道從何生？」師云：「者箇即生也，道不屬生滅。」云：「莫是天然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者箇是天然，道即不與麼。」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？」師云：「會得祖意，便會教意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異類中行？」師云：「唵[口*部] 啉、唵[口*部] 啉。」
問：「高峻難上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自住峰頂。」云：「爭奈曹溪路側何？」師云：「曹溪是惡。」云：「今時為什麼不到？」師云：「是渠高峻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寶月當空？」師云：「塞卻老僧耳。」
問：「毫釐有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麤。」云：「應機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屈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師展手拂衣。
問：「祖佛命不斷處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無人知。」
問：「未審權機喚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喚作權機。」
問：「學人近入叢林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未入叢林，更是不會。」
問：「從上古德，將何示人？」師云：「不因你問，老僧也不知有古德。」云：「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老僧不是古德。」

問：「佛花未發，如何弁得貞實？」師云：「是貞是實。」云：「是什麼人分上事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有分，閣梨有分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問：「驀直路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驀直路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玄中不斷玄？」師云：「你問我是不斷玄。」
問：「覺花未發時，如何弁得真實？」師云：「已發也。」云：「未審是真是實？」師云：「真即實，實即真。」
問：「還有不報四恩三德者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云：「如何是？」師云：「者辜恩負德漢。」
問：「貧子來，將什麼物與他？」師云：「不欠少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正主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是從諗。」
有婆子問：「婆是五障之身，如何免得？」師云：「願一切人生天，願婆婆永沉苦海。」
問：「朗月當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猶是階下漢。」云：「請師接上階。」師云：「月落了，來相見。」
師有時示眾云：「老僧初到藥山時，得一句子，直至如今齁齁地飽。」

趙州和尚語錄卷下　　并對機勘弁偈頌等
師因在室坐禪次，主事報和尚云：「大王來禮拜。」大王禮拜了，左右問：「烈土王來，為什麼不起？」師云：「你不會。老僧者裏，下等人來，出三門接；中等人來，下禪床接；上等人來，禪床上接。不可喚大王作中等、下等人也，恐屈大王。」大王歡喜，再三請入內供養。
師因問周員外：「你還夢見臨濟也無？」員外豎起拳。師云：「那邊見？」外云：「者邊見。」師云：「什麼處見臨濟？」員外無對。師問：「周員外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非來非去。」師云：「不是老鴉，飛來飛去。」
師示眾云：「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，還有答話分也無？」後有僧舉似洛浦，洛浦扣齒；又舉似雲居，雲居云：「何必。」僧舉似師，師云：「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僧云：「請和尚舉。」師才舉，僧便指傍僧云：「者箇師僧，喫卻飯了，作什麼語話。」
師因看《金剛經》次，僧便問：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菩提，皆從此經出。如何是此經？」師云：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。」僧云：「不是。」師云：「我自理經也不得？」
因僧辭去，師云：「闍梨出外，忽有人問：『還見趙州否？』你作麼生祇對？」云：「只可道見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是一頭驢，你作麼生見？」無語。
師問新到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還知有趙州關麼？」云：「須知趙州關者。」師叱云：「者販私鹽漢。」又云：「兄弟！趙州關也難過。」云：「如何是趙州關？」師云：「石橋是。」
有僧從雪峰來，師云：「上座莫住此間，老僧者裏只是避難所在，佛法盡在南方。」云：「佛法豈有南北？」師云：「直饒你從雲居、雪峰來，也只是箇擔板漢！」云：「未審那邊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因什麼夜來尿床？」云：「達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又是阿屎。」
示眾云：「我此間有出窟師子，亦有在窟師子，只是難得師子兒。」時有僧彈指對之。師云：「是什麼？」云：「師子兒。」師云：「我喚作師子兒早是罪過，你更行趯踏。」
問新到：「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離雪峰。」師云：「雪峰有什麼言句示人？」云：「和尚尋常道：『盡十方世界，是沙門一隻眼，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？』」師云：「闍梨若迴，寄箇鍬子去。」
師因捨衣俵大眾次，僧便問：「和尚總捨卻了，用箇什麼去？」師召云：「湖州子。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用箇什麼！」

師示眾云：「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壞時，此性不壞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此性？」師云：「五蘊四大。」云：「此猶是壞，如何此性？」師云：「四大五蘊。」

定州有一座主到，師問：「習何業？」云：「經律論不聽便講。」師舉手示之：「還講得者箇麼？」座主茫然不知。師云：「直饒你不聽便講得，也只是箇講經論漢，若是佛法，未在。」云：「和尚即今語話，莫便是佛法否？」師云：「直饒你問得答得，總屬經論，佛法未在。」無語。

師因問一行者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北院來。」師云：「那院何似者院？」行者無對。有僧在邊立，師令代行者語，僧代云：「從那院來。」師笑之。師又令文遠代之，文遠云：「行者還是；不取師語話。」

師問座主：「所習何業？」云：「講《維摩經》。」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：『步步是道場。』座主在什麼處？」無對。師令全益代座主語，全益云：「只者一問，可識道場麼？」師云：「你身在道場裏，心在什麼處？速道取！」云：「和尚不是覓學人心。」師云：「是。」云：「只者一問一答，是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在心所裏，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而知解。」云：「既不在心數裏，和尚為什麼覓？」師云：「為你道不得。」云：「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而不解，作麼生道不得？」師云：「喫我涕唾。」

師問僧：「你曾看《法華經》麼？」云：「曾看。」師云：「經中道：『納衣在空閑，假名阿練若，誑惑世間人。』你作麼生會？」僧擬禮拜。師云：「你披納衣來否？」云：「披來。」師云：「莫惑我。」云：「如何得不惑去？」師云：「自作活計，莫取老僧語。」

師問座主：「所習何業？」云：「講《維摩經》。」師云：「那箇是維摩祖父？」云：「某甲是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卻為兒孫傳語？」無對。

師一日上堂。僧纔出禮拜，師乃合掌珍重。又一日僧禮拜。師云：「好好問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今日天陰，不畜話。」

問新到：「從何方來？」云：「無方面來。」師乃轉背。僧將坐具，隨師轉。師云：「大好無方面。」

問新到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三千里外逢，莫戲！」云：「不曾。」師云：「摘楊花，摘楊花。」

豐干到五臺山下，見一老人。干云：「莫是文殊也無？」老人云：「不可有二文殊也！」干便禮拜，老人不見。有僧舉似師，師云：

「豐干只具一隻眼。」師乃令文遠作老人，我作豐干。師云：「莫是文殊也無？」「豈有二文殊也！」師云：「文殊，文殊。」
師問二新到：「上座曾到此間否？」云：「不曾到。」師云：「喫茶去！」又問那一人：「曾到此間否？」云：「曾到。」師云：「喫茶去！」院主問：「和尚！不曾到，教伊喫茶去，即且致；曾到，為什麼教伊喫茶去？」師云：「院主。」院主應喏。師云：「喫茶去！」
師到雲居，雲居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何不覓箇住處？」師云：「什麼處住得？」雲居云：「前面有古寺基。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和尚自住取。」師又到茱萸，茱萸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何不覓箇住處去？」師云：「什麼處住得？」茱萸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住處也不識！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弄馬騎，今日卻被驢撲。」師又到茱萸方丈，上下觀瞻，茱萸云：「平地喫交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只為心麤。」
師一日將拄杖上茱萸法堂上，東西來去，萸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探水！」萸云：「我者裏一滴也無，探箇什麼？」師將杖子倚壁，便下去。
臺山路上有一婆子，要問僧。僧問：「臺山路，向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驀直去！」僧才行，婆云：「又與麼去也！」師聞後，便去問：「臺山路，向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驀直去！」師才行，婆云：「又與麼去也！」師便歸，舉似大眾云：「婆子今日被老僧勘破了也。」
師見僧來，挾火示之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」。師云：「你不得喚作火，老僧道了也。」師挾起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卻云：「此去舒州有投子山和尚，你去禮拜問取；因緣相契，不用更來；不相契，卻來。」其僧便去，才到投子和尚處，投子乃問：「近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離趙州，特來禮拜和尚！」投子云：「趙州老人有何言句？」僧乃具舉前話。投子乃下禪床，行三五步，卻坐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！」投子云：「你歸舉似趙州。」其僧卻歸，舉似師，師云：「還會麼？」云：「未會。」師云：「也不較多也。」
洞山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掌鞋來。」山云：「自解？依他？」云：「依他。」山云：「他還指閣梨也無？」無對。師代云：「若允即不違。」普化喫生菜，臨濟見云：「普化大似一頭驢。」普化便作驢啼。臨濟便休去。普化云：「臨濟小廝兒，只具一隻眼。」師代云：「但與本分草料。」
保壽問胡釘教：「莫便是胡釘教否？」云：「不敢。」保云：「還釘得虛空麼？」云：「請打破虛空來！」保壽便打，卻云：「他後有多口阿師，與你點破在。」胡釘教後舉似師，師云：「你因什麼

被他打？」云：「不知過在什麼處！」師云：「只者一縫尚不奈何，更教他打破！」釘教便會。師代云：「且釘者一縫。」師問新到：「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雪峰來。」師云：「雪峰有什麼言句示人？」云：「雪峰尋常道：『盡十方世界都來是沙門一隻眼。你諸人向什麼處屙？』」師云：「你若迴，寄閣梨一箇鍬子去。」
師因行路次，見一婆子問：「和尚住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趙州東院西。」師舉向僧云：「你道使那個西字？」一僧云：「東西字。」一僧云：「依棲字。」師云：「汝兩人總作得鹽銕判官。」
師與侍郎遊園，見兔走過，侍郎問：「和尚是大善知識，兔子見為什麼走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好殺。」
師因見僧掃地次，遂問：「與麼掃，還得淨潔也無？」云：「轉掃轉多。」師云：「豈無撥塵者也？」云：「誰是撥塵者？」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問取雲居去。」其僧乃去，問雲居：「如何是撥塵者？」雲居云：「者瞎漢。」
師問僧：「你在此間多少時也？」云：「七八年。」師云：「還見老僧麼？」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我作一頭驢，你作麼生見？」云：「入法界見。」師云：「我將為你有此一著，枉喫了如許多飯！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因什麼不道：『向草料裏見！』」
師問菜頭：「今日喫生菜熟菜？」菜頭提起一莖菜，師云：「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」
有俗行者到院燒香，師問僧：「伊在那裏燒香禮拜，我又共你在者裏語話，正與麼時，生在那頭？」僧云：「和尚是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在那頭也。」云：「與麼已是先也。」師笑之。
師與小師文遠論義，不得占勝，占勝者輸餬餅。師云：「我有一頭驢！」遠云：「我是驢紂。」師云：「我是驢糞。」遠云：「我是糞中虫。」師云：「你在彼中作麼？」遠云：「我在彼中過夏。」師云：「把將餬餅來。」
師因入內回，路上見一幢子無一截，僧問云：「幢子一截，上天去也？入地去也？」師云：「也不上天，也不入地。」云：「向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撲落也。」
師坐次，一僧才出禮拜，師云：「珍重。」僧伸問次，師云：「又是也。」
師因在簷前立，見燕子語，師云：「者燕子喃喃地，招人言語。」僧問：「未審他還甘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依俙似曲才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
有僧辭去，師云：「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閩中去。」師云：「閩中大有兵馬，你須迴避。」云：「向什麼處迴避？」師云：「恰

好。」
有僧上參次，見師衲衣蓋頭坐次，僧便退。師云：「闍梨莫道老僧不祇對。」
師問僧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共什麼人為伴？」云：「水牯牛。」師云：「好箇師僧，因什麼與畜生為伴？」云：「不異故。」師云：「好箇畜生。」云：「爭肯。」師云：「不肯且從，還我伴來。」
師問僧：「堂中還有祖師也無？」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喚來與老僧洗腳。」
堂中有二僧，相推不肯作第一座，主事白和尚，師云：「總教他作第二座。」云：「教誰作第一座？」師云：「裝香著。」云：「裝香了也。」師云：「戒香定香。」
師問僧：「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離京中。」師云：「你還從潼關過麼？」云：「不歷。」師云：「今日捉得者販私鹽漢。」
因送亡僧，師云：「只是一箇死人，得無量人送。」又云：「許多死漢，送一箇生漢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是心生，是身生？」師云：「身心俱不生。」云：「者箇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死漢。」
有僧見貓兒，問云：「某甲喚作貓兒，未審和尚喚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是你喚作貓兒。」
因鎮州大王來訪師，侍者來報師，云：「大王來。」師云：「大王萬福。」侍者云：「未在，方到三門下。」師云：「又道大王來也。」
因上東司召文遠，文遠應喏。師云：「東司上，不可與你說佛法也。」
因在殿上過，乃喚侍者，侍者應喏。師云：「好一殿功德。」侍者無對。
師因到臨濟，方始洗腳，臨濟便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正值洗腳。」臨濟乃近前側聆，師云：「若會便會，不會更莫啗啄，作麼？」臨濟拂袖去，師云：「三十年行腳，今日為人錯下注腳。」
師因到天台國清寺，見寒山、拾得，師云：「久響寒山、拾得，到來只見兩頭水牯牛。」寒山、拾得便作牛鬥，師云：「叱叱。」寒山、拾得咬齒相看，師便歸堂。二人來堂內，問師：「適來因緣作麼生？」師乃呵呵大笑。
一日，二人問師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師云：「禮拜五百尊者。」二人云：「五百頭水牯牛鄭尊者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作五百頭水牯牛去？」山云：「蒼天蒼天！」師呵呵大笑。

師行腳時，見二庵主。一人作丫角童。師問訊，二人殊不顧。來日早晨，丫角童將一鐺飯來，放地上，分作三分。庵主將席子近前坐。丫角童亦將席近前，相對坐，亦不喚師。師乃亦將席子近前坐。丫童目顧於師，庵主云：「莫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」師云：「何不教詔這行者？」庵主云：「他是人家男女。」師云：「洎合放過。」丫童便起，顧視庵主，云：「多口作麼？」丫童從此入山不見。

師因看經次，沙彌文遠入來，師乃將經側視之。沙彌乃出去。師隨後把住，云：「速道！速道！」文遠云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師便歸方丈。

因沙彌童行參，師向侍者道：「教伊去。」侍者向行者道：「和尚教去。」師云：「沙彌童行得入門，侍者在門外。」

師行腳時，到一尊宿院，才入門相見，便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尊宿豎起拳頭，師云：「水淺船難泊。」便出去。又到一院，見尊宿，便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尊宿豎起拳頭，師云：「能縱能奪，能取能撮。」禮拜便出去。

師一日拈數珠，問新羅長老：「彼中還有者箇也無？」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何似者箇？」云：「不似者箇。」師云：「既有，為什麼不似？」無語。師自代云：「不見道新羅、大唐。」

問新到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！」師豎起指，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動止萬福。不會？」

師行腳時，問大慈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慈云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師便呵呵大笑而出。大慈來日見師掃地次，問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師放下掃帚，呵呵大笑而去。大慈便歸方丈。

師到百丈，百丈問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泉來。」百丈云：「南泉有何言句示人？」師云：「有時道『未得之人亦須峭然去。』」百丈叱之。師容愕然。百丈云：「大好峭然。」師便作舞而出。

師到投子處，對坐齋。投子將蒸餅與師喫。師云：「不喫。」不久下糊餅，投子教沙彌度與師。師接得餅，卻禮沙彌三拜。投子默然。

因僧寫師真呈師，師云：「若似老僧，即打殺我；若不似，即燒卻。」

師因與文遠行次，乃以手指一片地，云：「這裏好造一箇巡鋪子。」文遠便去彼中立，云：「把將公驗來。」師便打一摑。遠云：「公驗分明過。」

師問新到：「近離甚處？」云：「臺山。」師云：「還見文殊也無？」僧展手。師云：「展手頗多，文殊誰睹？」云：「只守氣急

殺人。」師云：「不睹雲中鴈，焉知沙塞寒。」
問：「遠遠投師，請師一接。」師云：「孫賓門下，因什麼鑽龜？」僧拂袖出去。師云：「將為當榮，折他雙足。」
師與首座看石橋，乃問首座：「是什麼人造？」云：「李膺造。」師云：「造時向什麼處下手？」無對。師云：「尋常說石橋，問著下手處也不知。」
有新羅院主請師齋，師到門首，問：「此是什麼院？」云：「新羅院。」師云：「我與你隔海。」
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雲居來。」師云：「雲居有什麼言句？」云：「僧問：『靈羊掛角時如何？』雲居云：『六六三十六。』」師云：「雲居師兄由在。」僧卻問：「未審和尚尊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
有一婆子日晚入院來，師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婆云：「寄宿。」師云：「者裏是什麼所在？」婆呵呵大笑而去。
師出外，逢見一箇婆子提一箇籃子，師便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偷趙州筍去。」師云：「忽見趙州，又作麼生？」婆子近前，打一掌。
師因見院主送生飯，鴉子見便總飛去，師云：「鴉子見你為什麼卻飛去？」院主云：「怕專甲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語話？」師代云：「為某甲有殺心在。」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江西來。」師云：「趙州著在什麼處？」僧無對。
師從殿上過，見一僧禮拜。師打一棒，云：「禮拜也是好事。」師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師因參潼關，潼關問師云：「你還知有潼關麼？」師云：「知有潼關。」云：「有公驗者即得過，無公驗者不得過。」師云：「忽遇鑾駕來時如何？」關云：「也須檢點過。」云：「你要造反。」師到寶壽，寶壽見師來，遂乃背面而坐。師便展坐具。寶壽起立，師便出去。
師在南泉時，泉牽一頭水牯牛，入僧堂內，巡堂而轉。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，泉便休去。師後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，首座無對。
有秀才見師，乃讚嘆師云：「和尚是古佛。」師云：「秀才是新如來。」
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涅槃？」師云：「我耳重。」僧再問，師云：「我不害耳聾。」乃有頌：「騰騰大道者，對面涅槃門；但坐念無際，來年春又春。」
有僧問：「生死二路是同是別？」師乃有頌：「道人問生死，生死若為論？雙林一池水，朗月耀乾坤。喚他句上識，此是弄精魂。欲

會箇生死，顛人說夢春。」
有僧問：「諸佛有難，火焰裏藏身；和尚有難，向什麼處藏身？」
師乃有頌：「渠說佛有難，我說渠有災；但看我避難，何處有相隨。有無不是說，去來非去來；為你說難法，對面識得未？」

十二時歌

雞鳴丑，愁見起來還漏逗。裙子褊衫箇也無，袈裟形相些些有。褌無腰，褲無口，頭上青灰三五斗。北望修行利濟人，誰知變作不唧溜。
平旦寅，荒村破院實難論。解齋粥米全無粒，空對閑窗與隙塵。唯雀噪，勿人親，獨坐時聞落葉頻。誰道出家憎愛斷，思量不覺淚沾巾。
日出卯，清淨卻翻為煩惱。有為功德被塵幔，無限田地未曾掃。攢眉多，稱心少，叵耐東村黑黃老。供利不曾將得來，放驢喫我堂前草。
食時辰，煙火徒勞望四鄰。饅頭餽子前年別，今日思量空嚥津。持念少，嗟歎頻，一百家中無善人。來者秖道覓茶喫，不得茶噇去又嗔。
禺中巳，削髮誰知到如此。無端被請作村僧，屈辱饑悽受欲死。胡張三，黑李四，恭敬不曾生些子。適來忽爾到門頭，唯道借茶兼借紙。
日南午，茶飯輪還無定度。行卻南家到北家，果至北家不推註。苦沙鹽，大麥醋，蜀黍米飯蘆蒿苣。唯稱供養不等閑，和尚道心須堅固。
日昳未，者回不踐光陰地。曾聞一飽忘百饑，今日老僧身便是。不習禪，不論義，鋪箇破蓆日裏睡。想料上方兜率天，也無如此日炙背。
晡時申，也有燒香禮拜人。五箇老婆三箇癭，一雙面子黑皴皴。油麻茶，實是珍，金剛不用苦張筋，願我來年蠶麥熟，羅睺羅兒與一文。
日入酉，除卻荒涼更何守。雲水高流定委無，歷寺沙彌鎮長有。出格言，不到口，枉續牟尼子孫後。一條拄丈犄榍藜，不但登山兼打狗。
黃昏戌，獨坐一間空暗室。陽焰燈光永不逢，眼前純是金州漆。鍾不聞，虛度日，唯聞老鼠鬧啾唧。憑何更得有心情，思量念箇波羅蜜。

人定亥，門前明月誰人愛。向裏唯愁臥去時，勿箇衣裳著甚蓋。劉維那，趙五戒，口頭說善甚奇怪。任你山僧囊罄空，問著都緣總不會。
半夜子，心境何曾得暫止。思量天下出家人，似我住持能有幾。土榻床，破蘆簾，老榆木枕全無被。尊像不燒安息香，灰裏唯聞牛糞氣。

見起塔乃有頌

本自圓成，何勞疊石。名邈雕鐫，與吾懸隔。若人借問，終不指畫。

因見諸方見解異途乃有頌呵

趙州南，石橋北，觀音院裏有彌勒。祖師遺下一隻履，直至如今覓不得。

因魚鼓有頌

四大猶來造化功，有聲全貴裏頭空。莫怪不與凡夫說，只為宮商調不同。

因蓮花有頌

奇異根苗帶雪鮮，不知何代別西天。淤泥深淺人不識，出水方知是白蓮。

趙州和尚語錄卷下(終)

趙州真際禪師行狀

師即南泉門人也。俗姓郝氏，本曹州郝鄉人也，諱從諗。鎮府有塔記云：「師得七百甲子歟！值武王微沐，避地岨崍，木食草衣，僧儀不易。」師初隨本師行腳到南泉。本師先人事了，師方乃人事。南泉在方丈內臥次，見師來參，便問：「近離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瑞像院。」南泉云：「還見瑞像麼？」師云：「瑞像即不見，即見臥如來。」南泉乃起問：「你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？」師對云：「有主沙彌。」泉云：「那箇是你主？」師云：「孟春猶寒，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。」泉乃喚維那云：「此沙彌別處安排。」

師受戒後，聞受業師在曹州西，住護國院，乃歸院省覲。到後，本師令郝氏云：「君家之子，遊方已迴。」其家親屬忻懌不已，秖候來日，咸往觀焉。師聞之，乃云：「俗塵愛網，無有了期。已辭出家，不願再見。」乃於是夜結束前邁。其後自攜瓶錫，遍歷諸方。常自謂曰：「七歲童兒勝我者，我即問伊；百歲老翁不及我者，我即教佗。」年至八十，方住趙州城東觀音院，去石橋十里。已來住持枯槁，志效古人。僧堂無前後架，旋營齋食；繩床一腳折，以燒斷薪用繩繫之。每有別制新者，師不許也。住持四十來年，未嘗齎一封書告其檀越。因有南方僧來，舉：問雪峰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雪峰云：「瞪目不見底。」學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峰云：「不從口入。」師聞之曰：「不從口入，從鼻孔裏入。」其僧卻問師：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苦。」學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死。」雪峰聞師此語，讚云：「古佛，古佛！」雪峰因此，後不答話矣。厥後因河北燕王領兵收鎮府，既到界上，有觀氣象者奏曰：「趙州有聖人所居，戰必不勝。」燕趙二王，因展筵會，俱息交鋒。乃問：「趙之金地，上士何人？」或曰：「有講《華嚴經》大師，節行孤邈。若歲大旱，咸命往臺山祈禱。大師未迴，甘澤如瀉。」乃曰：「恐未盡善。」或云：「此去一百二十里，有趙州觀音院。有禪師，年臘高邈，道眼明白。」僉曰：「此可應兆乎！」二王稅駕觀焉。既屆院內，師乃端坐不起。燕王遂問曰：「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」師云：「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；若在法王，法王中尊。」燕王唯然矣。師良久中間問：「阿那箇是鎮府大王。」趙王應喏：「弟子。」(緣趙州屬鎮府，以表知重之禮。)師云：「老僧濫在山河，不及趁面。」須臾，左右請師為大王說法，師云：「大王左右多，爭交老僧說法。」乃約令左右退。師身畔時有沙彌文遠，高聲云：「啟大王，不是者箇左右。」大王乃問：「是什麼左右？」對曰：「大王尊諱多，和尚所以不敢說法。」燕王乃云：「請禪師去諱說法。」師云：「故知大王曩劫眷屬，俱是冤家。我佛世尊，一稱名號，罪滅福生。大王先祖，才有人觸著名字，便生嗔怒。」師慈悲非倦說法多時，二王稽首讚嘆，珍敬無盡。來日將迴，燕王下先鋒使，聞師不起，凌晨入院，責師傲兀君侯。師聞之，乃出迎接。先鋒乃問曰：「昨日見二王來不起，今日見某甲來，因何起接？」師云：「待都衙得似大王，老僧亦不起接。」先鋒聆師此語，再三拜而去。尋後，趙王發使，取師供養。既屆城門，闔城威儀，迎之入內。師才下寶輦，王乃設拜，請師上殿，正位而坐。師良久以手斫額云：「階下立者是何官長？」左右云：「是諸院尊宿并大師、大德。」師云：「他各是一方化主，若在階下，老僧亦起。」王乃命上殿。是日齋筵將罷，僧官排定，從

上至下，一人一問。一人問佛法，師既望見，乃問：「作什麼？」云：「問佛法。」師云：「這裏已坐卻老僧，那裏問什麼法？二尊不並化。」(此乃語之詞也)王乃令止。其時國后與王俱在左右侍立。國后云：「請禪師為大王摩頂受記。」師以手摩大王頂云：「願大王與老僧齊年。」是時迎師權在近院駐泊，獲時選地，建造禪宮。師聞之，令人謂王曰：「若動著一莖草，老僧卻歸趙州。」其時竇行軍願捨果園一所，直一萬五千貫，號為真際禪院，亦云竇家園也。師入院後，海眾雲臻。是時趙王禮奉，燕王從幽州奏到命服，鎮府具威儀迎接。師堅讓不受。左右舁箱至師面前云：「大王為禪師佛法故，堅請師著此衣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為佛法故，所以不著此衣。」左右云：「且看大王面。」師云：「又干俗官什麼事！」乃躬自取衣挂身上，禮賀再三，師惟知應喏而已。師住趙州二年，將謝世時，謂弟子曰：「吾去世之後，焚燒了，不用淨淘舍利。宗師弟子不同浮俗，且身是幻，舍利何生，斯不可也。令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，傳語云：『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。』」師於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端坐而終。于時竇家園，道俗車馬數萬餘人，哀聲振動原野。趙王於時盡送終之禮，感歎之泣，無異金棺匿彩於俱尸矣，莫不高營鴈塔，特豎豐碑，謚號曰真際禪師光祖之塔。後唐保大十一年孟夏月旬有三日，有學者咨問東都東院惠通禪師，趙州先人行化厥由。作禮而退，乃授筆錄之。具實矣！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